

读书达人

王秀云的“马尔克斯湖”和500首诗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清晨，点点星辰犹在，王秀云窗口的灯已经亮了，一段段轻声的朗读，伴着不时绽放的花朵，馨香透纸背。窗外的“马尔克斯湖”依然睡着，冬风夏雨，飞鸟偶掠，那几只在她诗中多次游弋的鹅，是她最忠实的听众，一天又一天听着她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里那些词语、故事和哲理……

半生以书为友，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，王秀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读书、写书。她粗茶淡饭，布衣简饰。她说她曾好奇别人和她一样工资收入怎么能买那么奢侈的衣服，可回家看看自己满屋的书籍就释然了，别人的钱买了名牌服装，她的钱买了世界名著。

她说，读书曾是她能驾驭的最低成本的解困手段，而如今，是她最享受的生活方式。她说尽可能让读书有个仪式感，一杯水，一方干净的桌面，一朵绽放的花，无论面对怎样的处境，都要敬惜字纸。她在自己命名的“马尔克斯湖”边，工作之余种花读书，在自然与花香中，安静地写作，怡然自得。

爱读书的小姑娘

转眼，王秀云写了500多首有关“马尔克斯湖”的诗歌。有很多人问她，“马尔克斯湖”在哪？王秀云说，那是她心里的一个湖，是一个不容易去远方的人心中的远方。

那是2019年11月15日，阳光灿烂，王秀云居住的楼前那个小小的人工湖里，6只鹅从东岸游到西岸，荡起长长的燕翅形水波。王秀云合上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最后一页，在朋友圈写下书中的一句话：“原来是生命，而非死亡，才是没有止境的。”就在那一瞬间，她眼前的湖变得阔达辽远，湖水清澈如镜。那一天，她把眼前的湖命名为“马尔克斯湖”，并为此赋诗一首。

王秀云的童年，珍藏着一段段关于书的记忆。王秀云出生在东光县灯明寺镇一个普通的农家，自幼喜爱读书。可20世纪70年代的北方小镇很难读到一本书、见到一张报纸。那一年一个冬夜里，萧瑟的大街上，北风偶尔吹起的一张报纸，成了王秀云追赶的对象。她跑着、跳着，一脚踩上了那张滚得都是土的报纸，拿起来如饥似渴地盯着看。她气喘吁吁，呼呼的哈气一点点吹走了报纸上的尘土。

渴望读书，却没有书读，这是王秀云每每说起都特别遗憾的记忆。她说小时候最幸运的是在奶奶

包鞋样子的布包里发现了叔叔上学的中学语文课本，读到了《小金鱼的故事》，还有一本数学《千题千解》。这两本书打开了王秀云的启蒙之门。

“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，导致阅读的先天不足，所以一旦有钱，首先想到的是千方百计买自己想看的书。”王秀云说起自己年轻时“20元买《红楼梦》”的事。

那是她考上了沧州师院（当时叫沧州师范专科学校），母亲给了20元钱让她自己买身像样的衣服，她一直舍不得。放假的时候，王秀云被沧州火车站那家新华书店深深吸引了，脚步不自主地走了进去。这是她第一次进书店，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中外经典让她应接不暇。带着对中国四大名著的敬仰，她购买了一套三册《红楼梦》，定价14元。高高兴兴上了火车，到捷地站发现三册里，有两本上册，却没有中册，不得已下车又买了回程票到新华书店换。一来一往，买衣服的20元钱一分没剩。所幸贫寒的父母并没有责怪她。

这些年，她已经读过4遍《红楼梦》，每次读，都有不同的收获。

学以致用，能开拓思维的才是好书

从无可读到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读书逻辑，这些年王秀云一直在研究怎样读书、读什么书是有用的。总的来说，学以致用，能开拓思维，找到自己所需的书就是好书。读书不能单纯为喜欢而读，或者说，仅仅读自己喜欢的书，那样常常会囿于一个小文化圈而无法突破。

要自己的工作选择书目，这是学以致用的最优路径。王秀云学的是中文专业，到市委研究室经济科工作后，从一个经济学“小白”到书写一系列经济类调研文章，都是她“啃”书本的结果。她写六集电视专题片《民营大道》时还没有网络，买书又没那么多钱，她就拿着笔记本到新华书店和图书馆去抄录关于经济学的理论。到处查找关于现代及当代沧州、河北省经济发展的相关知识，还专门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商管理。专业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独特的文学表达融合，使她的文章能融思想性、实用性和可读性于一体，多次获得好评。

至今，王秀云已经写了4部长篇小说、几十部中短篇小说、几百首诗歌。其中《飞奔的口红》和



《玻璃时代》是读者最为津津乐道的。王秀云特意说起她的中篇小说《我爸王连义》，她说是她在学习王蒙老师的《活动变人形》后一次大胆的尝试。用父亲的名字作为主人公的名字，打破了虚实界限，用文学的方式为一位农民父亲树碑立传。《玻璃时代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官场小说，豆瓣评分也很高，曾被列为山东某地女干部必读书目。对于读书与写作的关系，王秀云说，写作必须多读书，既要读中国的传统经典，也要读国外名著，特别是“60后”“70后”，唯有读书才能打开视野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开拓更大的思维空间。

王秀云说，读书三千，不如精读一部。读那些让人豁然开朗的才是好书，好书就要精读，不要盲从。王秀云读《老人与海》不下10遍，从不同角度揣摩这部世界经典

的各种闪光点；她读莫言、刘震云、王蒙、刘慈欣的书，学习这些中国当代文学先锋的写作技巧和不同思维；她读“80后”作家蒋峰的小说《翻案》，连夜写下了9000多字的文学评论；读戎舟的《等深》时，竟然下楼买了一罐啤酒，喝得晕晕忽忽……现在她又开始阅读社科类书籍，每天早晨，史学、哲学等书籍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芒与初升的太阳一起陪伴她读书。

“马尔克斯湖”边的读书仪式

2019年入住新的小区，面对眼前这一湾碧水，王秀云写下了与这片湖的第一次对话。她把这首叫作《马尔克斯湖》的诗歌发到了微信公众号上，写下这句话：“写完这首诗的时候，几只鹅游到了我的窗下，他们过着富足的日子，水里有

足够的鱼让它们享用。昨天大风，湖水里有垃圾和落叶，没必要遮掩，更不必美图秀秀，现实的点滴缺陷，有时是对我们的某种提醒。”

在这以后的日子里，王秀云在湖边看书、写诗，养了蝴蝶兰、栀子花、蓝雪花和各类品种的长寿花，她为她的“马尔克斯湖”写了500多首诗，两次在《诗选刊》上发表，她的文字像神话里潺潺的泉水，每天汇流于荡漾的湖水和四季变换的风景。

从去年开始，她每天清晨都会坐在开满鲜花的阳台上，望着一窗之隔的“马尔克斯湖”，有计划和节奏地阅读。根据创作需要，比如为了写一部反映百年农村变迁的长篇，她在湖畔读了《梁庄十年》《刘仁传》；为了训练自己的语感，她选择了一个有阳光的上午，读辛波斯卡的《万物静默如迷》和《水浒传》；她还经常利用空闲时间阅读当代期刊杂志，学习最前沿的创作理念和方法。

去年11月7日的清晨，她拿着《爱情和其他魔鬼》，坐在阳台上那个小小的阅读角落。天还黑着，“马尔克斯湖”隐设在黑暗之中，她开了两盏灯才能勉强看清书上的文字。一开始她像平时那样默念，念着念着就念出了声，开始了像童年时那样地小声读书。不知不觉，天光熹微，墨色夜空有了一丝幽蓝。又接着读了一会儿，鸭子们醒了，发出嘶哑的叫声，天际已经变成幻成浅橙、灰白和淡紫混合的色彩。“马尔克斯湖”像从神话中浮现出来，露出环绕的灯带和汉白玉栏杆。再读了一段，天色澄明，只剩下浅红淡橙，书页的白也被晕染，有了晨光特有的暖黄。等读到“十二岁的小姑娘被送到修道院”，正黯然神伤时，一抬头，阳光照临，万物生猛，“马尔克斯湖”的鸭子列队游向它们想去的方向。

书香伴着花香，相映成趣。王秀云读每一本书都有花伴读。蓝雪花开了，是她读着《族长的秋天》时开的。那天早晨，她看见那些“葵花籽”一样的花蕾里，钻出了蓝色的长形花苞，一阵窃喜，知道自己的养花生涯将再添一段欣赏蓝雪花的经历。就在小声读书的瞬间，突然发现那朵花豁然开放了，原来世界真能给予读书人“读着读着花就开了”的真实馈赠。

有花朵相伴的阅读是丰富而充盈的，万物与自然、生命与书，相融相促。就像王秀云说的：读着读着光就来了，读着读着花就开了，读着读着灯就亮了……

咬文嚼字

桑黹、桑椹、桑葚 不同用法细解

泊头市桑椹栽培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现在拥有3.5万亩，品种为“黑珍珠”。由桑椹主要种植地营子镇承办的“泊头桑椹”杯全民读书大赛进入评选阶段，有朋友垂询：“桑黹、桑椹、桑葚”三词都指桑椹，用法有哪些不同？

《诗经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翩彼飞鸢，集于泮林。食我桑黹，怀我好音。”

《后汉书·献帝纪》：“九月，桑复生椹，人得以食。”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：“袁绍之在河北，军人仰食桑椹。”《本草纲目》卷七木部：桑【释名】子名椹。

新华社：“（泊头市）营子镇桑葚种植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目前2万亩桑葚年产桑葚鲜果超5万吨。除供应鲜食外，当地将桑葚深加工成桑葚干、桑葚饮料、桑葚酒等系列产品，有效促进当地农民增收。”

《诗经》是桑黹，东汉文献是“桑椹”，新华社是“桑葚”。黹、椹、葚三个字在这里都读“shen”，和桑组词都是指同一树木。

从造字先后顺序看，“黹”字见于《诗经》，应该产生于西周至春秋时期。《说文》解释“黹”字时指颜色，特指桑葚之黑，字音读tan，三声。作为桑之果实时，读shen，和“葚”同，取黑色桑葚之颜色作名词。自汉以后文献中，用作桑葚果实的，几乎都是“椹”“葚”，而鲜见“黹”。

“椹”字见于《周官》，历史上学界对《周官》成书时间争议很大，延续至今，认为并非为西周时原有，是后人假托周人伪作。“椹”在这里读zhen，其义也非桑树的果实，而是一种木质的用来射箭的靶子，也指杀戮时的砧木。东汉小学（文字）家认为，当桑葚果实时是第二音。由此推断，“椹”晚于“黹”字。

《康熙字典》释椹：《说文》作葚，《毛诗》作黹，通作椹，桑实也。解释为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。

隋代曹宪《文字指归》：俗用为桑椹字。就是说“椹”属于俗字。古代官方规定的用字为正字，非官方文字来往便于书写的相同字为俗字。

明代王应龙在《同文备考》则认为桑椹之“椹”是本文，作“靶子、砧木”为假借。现代商务印书馆的《古代汉语词典》“桑椹”词条用的是“椹”字。

“椹”字最晚，见于秦时小篆（魏励《汉字源流字典》）。《说文》：桑实也。把“椹”“葚”列为同一字解释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《文始》同源字典解释：“椹”同“壬”的“裹妊”义衍化而来，义为“桑实”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1983年版）“桑葚”词条用的是“葚”，释“椹”同“葚”。

梳理一下会发现，“黹”只在《诗经》中用，同“椹”。两汉三国文献中多用“椹”，并且一直沿用至今。一说“椹”为“葚”的俗字，所以说“椹”同“葚”，至今依然，历史上两字同义并用的并非个别。

“椹”字本义自始就是桑树的果实。根据汉字现代规范分类，“椹”属于二级汉字，二级汉字属于印刷出版、辞书用字。“椹”属于三级汉字，三级汉字属于专门领域汉字。虽然今天新闻出版用“椹”而不用“黹”，但“椹”也并非有误。

“桑”字由“叒”衍化，像众手之形。明代魏校《精蕴》：叒，顺也，道相似也。古人发明取义之，会意同心同德而后可相与辅翼。清代刘沅《正伪》：二又为友，三又为友，所助者多，故为顺。

开篇引用的《诗经》文字，说的是猫头鹰（鸢）叫声甚恶，吃了桑葚，声音变得好听了。桑葚，桑有相助之意，葚有化善之功。

李国荣 李娜

画出梦中的色彩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绿竹小院，午后的一道阳光斑驳地洒在韩晓峰那张古朴的画案上。几十米外，是城市的车水马龙，而这里，却连落叶的声音都能听到。

韩晓峰的画室，是个多彩的世界，没有限制，没有拘束，所要表现的思想体现在每一幅作品中，如梦般美好，又如现实般清晰。

与书画的缘分，是天分使然。在韩晓峰的记忆中，家乡河间南马滩村是个朴素诗意的地方，那里的每一棵树、每一朵云、每一幢土屋都是他梦里的画面。他的爷爷是村里的文化人，家中的书橱里排着很多古朴的线装书，爷爷在灯下捧书而读的场面定格在他的脑海里。

对原生艺术的启蒙则是奶奶。韩晓峰说，奶奶是个精致的农家妇女，说精致是因为奶奶有着朴素的生活情趣：原野上的一束野花，装在粗瓷的花瓶里，摆在屋里的八仙桌上，沁着满屋芬芳；一张剪纸，贴在雕花的窗户

玻璃上，每当黄昏的光透过，把活灵活现的剪影打在土炕上时，韩晓峰总会拿起笔记录下这样美好的瞬间。家里的贫穷，并没有淹没精神的富有，在贫瘠的土地上，奶奶让一切都开出了花儿。奶奶对生活的追求、对美的向往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。

从那时起，韩晓峰对色彩艺术有了懵懂的理解。上小学之前一次孩子们的聚会，父亲为了哄孩子们玩，在纸上画了一幅牧牛图：一个小男孩，牵着一头牛，天真的笑脸，憨厚的老牛，这个自在惬意的画面给了韩晓峰很大的触动。从此，家里的鸡狗羊等家禽都成了他笔下的“模特”。

他痴迷画画。为了画画，他风雨无阻地去“写生”；为了不浪费纸，家里糊房顶的纸、从废品那里买回来的报纸、木板，都成了他的画具。小学还没毕业，他就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小画家，谁家需要画布标、画背景墙，都请他去画。

就这样，从初中开始，韩晓峰选择了美术专业，一直勤奋学习、刻苦修炼，在河北师大美术学院毕业后，到沧州市第三中学任教。

从不善于表达的“艺术老师”到沧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教师，韩晓峰教学十几年，培养了中央美院、重庆美院、四川美院等优秀美术生上千名。但繁重的教学任务让他逐渐觉得，一个热爱画画的人，如果摆脱不了纷扰的空间、不能沉下心来去创作，那就犹如机器没有了动力。于是在2009年，他调整工作重心，回归创作。

之后他去中央美院、中国艺术研究院、中国国家画院潜心学习众家之长，收益良多。在创作中，他追求原始朴素的风格，寻找传统美学与当代性的结合点。他的《乡戏》系列，带着儿时对戏曲的记忆，把传承国粹和现代社会人们的多面性结合起来。他用古朴厚重的色彩去表现脸谱的意义，达到现实与理想的转换，



表达了对当今社会的思考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，对艺术生命力的另一番解释和传承。

他的山水系列作品，用虚实结合的手法，把所要表达的自在豁达、闲适自然的思想寄情山水，传达了梦幻、浪漫又反映现

实的精神世界。多年来，韩晓峰凭着个性的创作，作品多次在国家大型展览中获奖，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。

在绘画的道路上，韩晓峰追求更高的造诣、更自然朴实艺术风格，为时代着墨，为未来添彩。